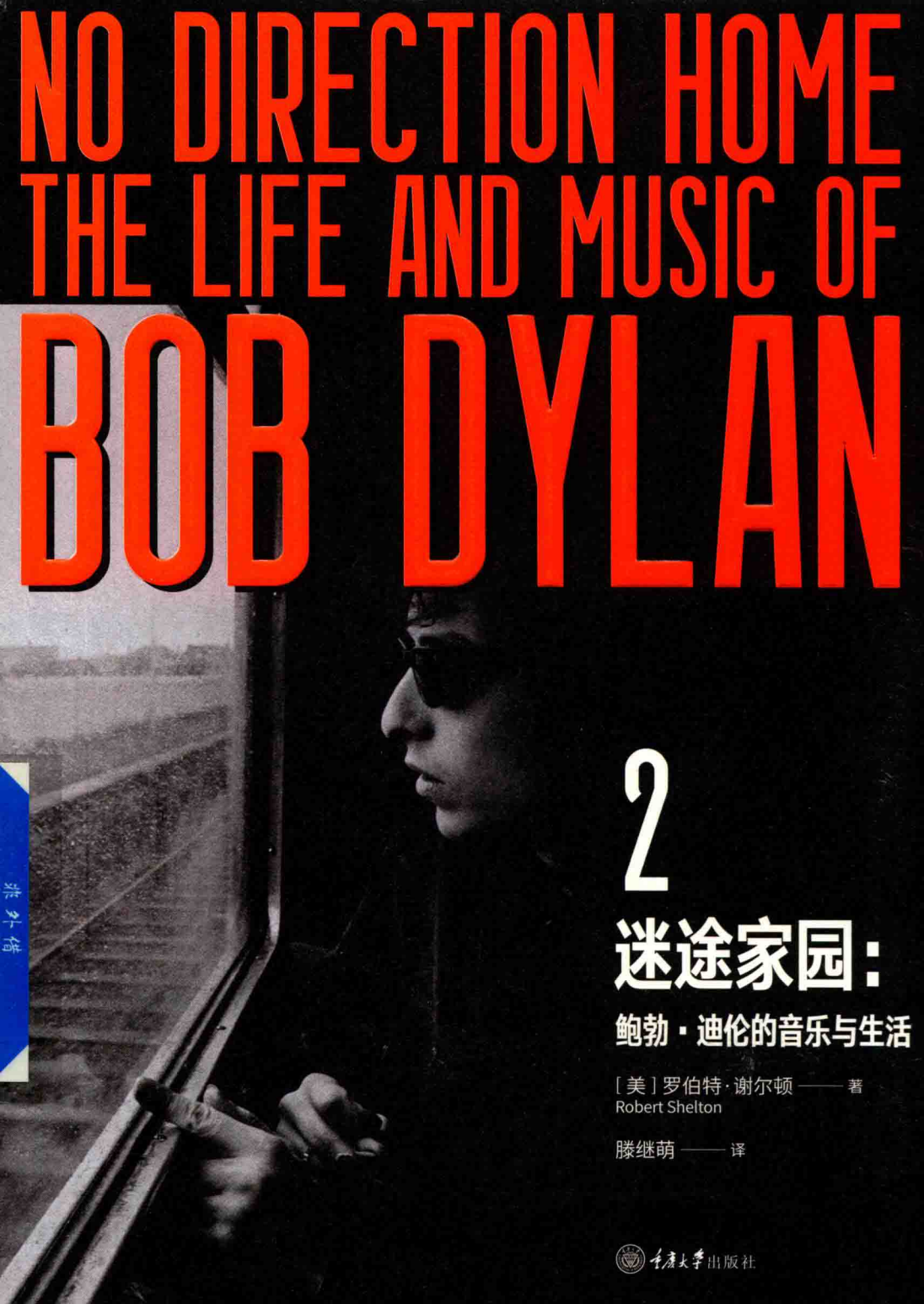


NO DIRECTION HOME THE LIFE AND MUSIC OF BOB DYLAN



2

迷途家园：

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

[美] 罗伯特·谢尔顿 —— 著
Robert Shelton

滕继萌 ——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NO DIRECTION HOME THE LIFE AND MUSIC OF BOB DYLAN

2

迷途家园：

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

[美]罗伯特·谢尔顿——著
Robert Shelton

滕继萌——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途家园: 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 2 / (美) 罗伯特·谢尔顿 (Robert Shelton) 著; 滕继萌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2

书名原文: No Direction Home: The Life and Music of Bob Dylan

ISBN 978-7-5689-0896-2

I. ①迷… II. ①罗… ②滕… III. ①鲍勃·迪伦—传记 IV. ①K837.1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277805号

迷途家园: 鲍勃·迪伦的音乐与生活.2

MITU JIAYUAN: BAOBO · DILUN DE YINYUE YU SHENGHUO. 2

[美] 罗伯特·谢尔顿 著

滕继萌 译

策划编辑: 张 维

责任编辑: 李桂英

责任校对: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崔晓晋

责任印制: 赵 晟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43千字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896-2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	沉沦岁月	2
第八章	“歌手俄耳甫斯”插电了	52
第九章	角斗场内	120
第十章	踏上公路的一只脚	188
第十一章	聆听沉默之声	244
第十二章	自由奔跑	312
第十三章	滚雷、飓风与暴雨	382
后记	穿越黑夜的旅程	432
注释		444
译后记		461



CONTENTS 目录

第七章	沉沦岁月	2
第八章	“歌手俄耳甫斯”插电了	52
第九章	角斗场内	120
第十章	踏上公路的一只脚	188
第十一章	聆听沉默之声	244
第十二章	自由奔跑	312
第十三章	滚雷、飓风与暴雨	382
后记	穿越黑夜的旅程	432
注释		444
译后记		461



第七章 沉沦岁月

Several Seasons in Hell

我曾艰难前行于六条蜿蜒崎岖的大道上。

——鲍勃·迪伦，1963¹

置身地狱，随波逐流；置身天堂，掌舵领航。

——萧伯纳《地狱中的唐璜》

我接受混乱，但我不确定它是否接受我。

——鲍勃·迪伦，1965²

你看上去真是感情热烈的年轻人。

——卡尔·桑德堡如此评价迪伦，1964

上：舞台上，1964年新港。

右：维克多·梅穆德斯和鲍勃·纽沃尔什（Bob Neuwirth）与迪伦，迪伦正在试驾刚刚买来的特莱姆芙（Triumph）牌摩托车。



从1964年2月3日开始，迪伦开始了一次疯狂、颠覆且混乱的全国巡演，这次巡演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期间几乎从未停歇。然而，在加入这位反英雄的巡演之前，让我们跟随迪伦的脚步，稍稍回溯一下过往。在前一个章节，我们重温了迪伦的舞台生涯、写作，以及摇滚诗篇，然而，迪伦个体之外的生活节奏大多是在1963年后才开始加快的：就在那一年，肯尼迪遇刺身亡，迪伦和女友苏西的感情破裂，但却得到了给予他痛苦远大于成就感的“汤姆·潘恩奖”。在写给《小字报》的信中，迪伦对这噩梦般的一年作了总结。1964年，迪伦决定重新上路去探索这个国家，当时他还不到23岁。

这段从纽约到加州的旅程开始于1964年2月，其中迪伦数次特地绕道去肯塔基州探望因罢工运动陷入困境的矿工，朝圣般地拜访了他的启蒙诗人卡尔·桑德堡，去新奥尔良参加了狂欢节，还与南方的民权斗士再度携手合作。计划内的演唱会实际只有四场。旅程中迪伦并没有带指南针，而是选择听从“灵魂指明的方向”³。人生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我们这位俄耳甫斯式的主人公在那时就进入了一段幽暗、沉沦的岁月。迪伦似惊雷一般在美利坚的广袤土地上轰鸣而过，穿过惠特曼笔下的那条“大路”，踏上了伽思礼的《艰难旅途》、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霍珀（Hopper）和彼得·方达（Peter Fonda）的《逍遥骑士》（*Easy Rider*）以及肯·凯西（Ken Kesey）的《迷幻的考验》（*Acid Tests*）中描绘的公路场景。在迪伦躁动不安、充满好奇与渴望的内心深处，是一股无法抑制的强烈冲动，使他的身体和灵魂时刻处于剧烈的运动状态。

在选择旅伴这件事上，迪伦处理得很谨慎。毕竟，在一辆小旅行轿车中协调好四个年轻人之间关系的神秘变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后来迪伦曾向我透露：“我很幸运，不光是因为我挣了很多钱，还因为我能和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无所畏惧，而且在我身边的人也从来不必害怕什么。财富、自由以及没有恐惧的状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东西。”大多数时间负责驾驶和处理商务事宜的人是维克多·梅穆德斯（Victor Maimudes），他个子很高，不善言辞，有着深邃的目光和杂乱蓬松的头发，就像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和维托里奥·加斯曼（Vittorio Gassman）的综合体。他还有项特殊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口，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维克多梦想当一名演员，或者进入电影界，所以他时常会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愤愤不平，虽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扮演迪伦的仆从的角色，但他对迪伦极少有负面评价。

皮特·卡尔曼（Pete Karman）是罗托洛家族的老朋友了，他有份稳定工作，多以西装革履形象示人，有领带无数条，母亲玛丽·罗托洛称其为“可靠先生”。卡尔曼加入迪伦的团队纯粹是为了找乐子。他曾供职于《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后来又成为一本旅游杂志的编辑。他从未正面描绘过迪伦的这次旅行，只是叙述了旅途中的狂热状态以及理想幻灭的感受。一年前，卡尔曼刚刚造访了古巴。“毫无疑问，迪伦非常出色，但切·格瓦拉或许才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人……切·格瓦拉或者是鲍勃·迪伦，虽然这两个人并不会亲手为你点上一支烟，但不可否认他们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平民英雄。我以前经常叫迪伦‘笨蛋’，总对他说：‘你好吗，笨蛋？’那年我20岁，他才19岁。”而从旅程开始后，卡尔曼再也没这样称呼

过迪伦。迪伦后来跟我说：“我们必须把皮特踢出去，并直接用飞机把他安全送回家去。”⁴

助演阵容中的最后一员是保罗·克莱顿，他是一个内向的歌手和民俗学家，有着耶稣式的胡子，性格温文尔雅。虽是一名学者，克莱顿有着浪漫的情怀，他希望能在舞台上现场表演他的老民谣歌曲。凭借着名下20张专辑，克莱顿曾被称作“美国最高产的年轻民谣歌手”，但他的知名度依然很低。尽管在民间文学领域拥有两个学位和深厚的知识储备，克莱顿始终保持着谦逊、朴实无华的品格，无论是对待艺术还是对待朋友，都是全心全意。当然，这些朋友里还没有一位有资格和迪伦媲美。卡尔曼曾透露，克莱顿似乎在整个旅途中都承载着某种莫名的压力。克莱顿此前一直和卡拉恋爱，而有时候克莱顿、迪伦以及罗托洛姐妹之间走得太近，以至于三方之间的矛盾也被成倍放大。据卡尔曼讲，克莱顿是整个旅途中嗑药最凶的人。（在事业挫折与毒品依赖的双重折磨之下，克莱顿选择了触电自杀，尸体于1967年4月6日在他家的浴缸中被发现。）

启程仪式有些杂乱无章。维克多匆匆向包里塞了几千美元的旅行支票，皮特则姗姗来迟，早上十点才出现在经纪人格罗斯曼的家里。一行人与苏西及范·容克家每个成员一一道别，收拾送给肯塔基矿工的一堆衣服也花了不少时间，所以他们在黄昏时分才踏上旅程，蓝色福特轿车里堆满了公文包、乐器和旧衣物。衣服送达后，迪伦常会坐在车尾，匆匆写下几句歌词，或是修改几处音符。在四人闲聊、娱乐的间隙，沉默往往成为主旋律。迪伦沉浸于独处的状态，似乎有种特殊气场环绕着他，使外人无法轻易接近。此次旅程中，迪伦至少创作了两首代表作，包括《自由的钟声》和《D调

民谣》。

旅途的第一站是克莱顿大学母校的所在地——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一座美丽又古老的城镇。18个月前，克莱顿带迪伦去了夏洛茨维尔的煤气灯酒吧，把迪伦引荐给比尔·克里夫顿（Bill Clifton）、迈克·西格尔等民谣艺人。克里夫顿后来回忆道：“那是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沉浸在琴声和歌声中。”克莱顿在镇外有一间简陋的乡村小屋，但一行四人还是选择在克莱顿的朋友斯蒂夫·威尔逊（Steve Wilson）的家中过夜。他们买了20多张《时代在变迁》专辑沿途发放，镇上的学生和售货员都认出了迪伦。

次日清晨，一行人离开夏洛茨维尔，向肯塔基州东部进发。在弗吉尼亚州阿宾顿附近的“煤炭之乡”，车上多了位搭便车的年轻乘客——一名叫罗伯特·斯万（Robert Swann）的煤炭工人，他戴着工作时用的亮色头盔，脸上抹的全是煤灰。接过迪伦赠予的一张《放任自流》时，他显得很感动。斯万同时扮演着向导的角色，把一行人领到哈兰郡，还带他们认识了一些矿工。他们驱车跨越哈兰郡，寻找罢工运动的领袖——哈米什·辛克莱尔（Hamish Sinclair），他在国家矿工委员会任秘书一职。辛克莱尔还曾在纽约的慈善义演上演唱，是他让纠察队和罢工者们团结在一起。他热情地迎接了迪伦一行人，他们一起把车上的旧衣物卸了下来。辛克莱尔当时正为监狱保释、谋求罢工者福利和安排法律程序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除了捐赠衣物之外，迪伦还想贡献更多的力量，比如举办一场慈善义演，而此时的辛克莱尔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于是就让迪伦一行人到罢工前线去，看望一下罢工者以及纠察队长杰森·康伯斯。然而迪伦一行人离开的时间比预想的要早，我猜想可能是由于迪伦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早年在希宾时的痛苦经历。

汽车向东南方向行驶。第一晚，一行人选在派恩维尔的一家汽车旅馆过夜；第二晚，他们留宿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这里是小说《你再也无法回家》（*You can't Go Home*）的作者托马斯·沃尔夫的故乡。虽然在营业期间这里的白人店铺老板也欢迎黑人顾客光临，但总体而言，阿什维尔的种族隔离依然根深蒂固。迪伦他们先来到一家黑人经营的球馆打了会儿保龄球和台球，随后又光顾了一家情色影院，迪伦发现银幕上的某个女孩竟然是以前格林尼治村煤气灯酒吧的服务员。

随后，他们抵达亨德森维尔（Hendersonville），此地离北卡罗来纳州的平岩（Flat Rock）不远。在那里，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诗人卡尔·桑德堡的住所，反倒被指引到一个同名同姓的牧羊人的家中。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此牧羊人正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卡尔·桑德堡。对迪伦他们而言，桑德堡的名号可谓如雷贯耳，此次拜访，四人均是心怀敬仰之情。这位86岁的老人有着多重身份：诗人、林肯传记作者、收藏家以及民谣歌手。桑德堡与迪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移民家庭，年轻时崇拜惠特曼，而现在迪伦又崇拜桑德堡。用评论家哈维·布雷特（Harvey Breit）的话说，桑德堡“在伊利诺伊当过运牛奶的司机，在堪萨斯收割过麦子，在科罗拉多州洗过盘子，在奥马哈挖过煤，还在波多黎各当过士兵……他过了段浪迹天涯、四处谋生的日子，后来成为小说家、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民谣艺人，最后当了牧羊人”。1919年，在一封写给主张反战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信中，桑德堡写下一段似乎是伍迪·伽思礼曾说过的话：“我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一员⁵，但我不会随身携带那张象征身份的红色卡片；我也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不从属于任何相关组织。我忠于自己追求的一切，但我从不

签订任何契约。我不会理会那些安于现状的人，相反，我时时刻刻都和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反抗者肩并肩。”

当四人的旅行车驶入桑德堡那座占地240英亩的康纳马拉农场时，迪伦一行人看见门廊处站着一位老妇人，好似诺曼·洛克维尔（Roman Rockwell）画中那种丰满的祖母形象，那人正是莉莉安·桑德堡（Lillian Sandburg）。对于这四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的突然来访，她似乎并不感到吃惊。据皮特回忆，当时迪伦是这样自我介绍的：“我是个诗人，我叫罗伯特·迪伦。我想拜访一下桑德堡先生。”老妇人便走进屋子，随即消失不见。宁静安详的草坡上有羊在吃草，迪伦一行人的目光越过那里，望向远处舒格娄伏山映衬下的一片茂密森林。房屋后面生长着许多茁壮的松树，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大、小格拉西山。这座房子在一百多年以前由当时南方的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梅明格（Christopher Memminger）修建而成，桑德堡和家人从1945年开始居住在这里，直至他1967年7月与世长辞。

经过漫长的等待，面容和蔼的老诗人终于缓缓走出房门，与众人见面。灰白的头发垂落在他的左耳上，脸上布满胡茬，显然他对仪表并不过分在意。桑德堡穿了一件旧的呢绒衬衫和一条宽松的裤子，绿色的遮阳帽檐下是一副玳瑁眼镜。他用深邃的目光打量着面前四名身穿粗布工装、夹克和牛仔靴的访客。

或许是直觉的驱使，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锁定在迪伦身上。（皮特后来告诉我说：“桑德堡当时留意了每个人，但很明显他对迪伦的兴趣更大，从两人瞬间的眼神交流中就可以看出某种微妙的默契。”）桑德堡说道：“你们应该是准备充分了，我可有不少问题等你们来回答。你们这个团队看

上去具备应对一切突发情况的能力。”话音落下，迪伦走上前，递上了一张《时代在变迁》，克莱顿也送给老作家一张自己的专辑。桑德堡坦言没接触过迪伦的作品，但自己热爱诗歌和民谣，认为两种艺术形式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迪伦一行人对桑德堡在音乐收藏领域的先驱成就表达了崇敬之情，也表明自己对桑德堡那张《美国歌集》（*American Songbag*）（1927年发行的一张民谣歌曲精选集，收集了280首民歌）的喜爱。

这五个人在门廊那里聊了大概有20分钟。迪伦心里希望这位伟大的作家能“敞开心扉”，比如带他们参观一下他的书房，展示自己丰富的藏书和手稿。交谈中，桑德堡多次表示自己一定会听那两张专辑，迪伦也多次表明自己的诗人身份，每次迪伦提及“诗人”两字时，桑德堡的眼中仿佛闪烁着光芒。最后，桑德堡说手头还有一些稿件和信件要处理，交谈就此结束。皮特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我们确实比较失望，因为桑德堡根本没听说过迪伦。在我印象里，后来没人再提过桑德堡的名字，这件事也让迪伦有些沮丧。”

旅程继续，四人从平岩出发，驾车进入北卡罗来纳州。在这里，烟花爆竹是可以合法销售的，他们于是买了好几种花炮，包括魔术弹、嗽嗽炮和樱桃炸弹等，把车子塞得满满的。随后四人抵达佐治亚州的雅典，这又是一座大学城。迪伦是个玩弹球机的天才，一到那儿，他就和同伴奔赴游戏厅玩个痛快。街上遇到学生们，无论是左派或右派，都认出了迪伦，有的还主动凑过来索要签名。后来迪伦又在一家唱片店里引起了一阵轰动，在这里受到的热烈欢迎，抚平了他此前受桑德堡冷落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次日，四人在亚特兰大四处参观游览。当晚，迪伦在附近的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举行了一场演唱会，在场的学生非常熟悉迪伦的作品，几乎凭前奏就能判断是哪首歌。随后的聚会上，迪伦邀请了当地民谣界和激进组织的风云人物：厄尼·马尔斯。他外表粗犷，像和伍迪·伽思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他对迪伦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柏妮丝·约翰逊和科德尔·里根刚刚从抗议活动的前线赶过来。第二天，迪伦在亚特兰大——拜访了他们。

一行人转而向西，穿越了南方的“黑色地带”，朝密西西比进发。沿途随处可见写有“白人专用”的标志和花哨艳俗的广告牌，迪伦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美国，可见南方还是一副老样子。迪伦扫视着路旁的景物，不时在小纸片上匆匆记下几笔，创作《自由的钟声》的灵感于是就这样产生了。正当他们要进入密西西比时，一个艰难的抉择出现了：是按之前半应允半推辞的那样，去陶格鲁学院加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还是向南走，到新奥尔良参加“肥美星期二”狂欢节？在兴奋感与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选择了新奥尔良。当晚，他们在密西西比的默里迪恩过夜，这里是乡村音乐之父吉米·罗杰斯的故乡。号称新月城的新奥尔良本是音乐之都，迪伦他们都为之神往。它绚丽夺目的色彩与一年一度的狂欢节盛事促使迪伦一行人快马加鞭，朝着墨西哥湾的方向前进。

众所周知，新奥尔良是爵士乐的故乡，也是克里奥尔（Creole）街头“嚎叫”的发源地；卡津人（Cajun）创造的沼泽音乐在此发扬光大，布鲁斯音乐也在这个音乐文化大熔炉里淬炼升华。因此，无数游客来到新奥尔良，踏上音乐的朝圣之旅。在新奥尔良，“声音”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出现，比如在丧葬场合演奏的铜管乐，或是钢琴家在斯托利维红灯区表演的步态舞

和雷格泰姆爵士乐。这里是爵士乐巨匠巴迪·波顿、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is）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故乡，玛哈莉雅·杰克逊（Mahalia Jackson）也在这里接受唱歌的启蒙。在新奥尔良街头，踢踏舞（shufflers）、朱巴舞（juba）等多种舞蹈的民间艺人彼此切磋技艺，吸引路人驻足观看，小提琴家也齐聚一堂。正是在这样一座城市，英国的传统民谣曲目《德比郡公羊》（Derby Ram）被改编成爵士乐的经典之作《他在游荡》（Didn't He Ramble）。新奥尔良音乐历史的每一个瞬间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芒，尽显音乐人对风格仍有坚守。这里的每一个爵士乐手都能无拘无束地表演而不被外界力量左右，他可以自由选择曲目，也能在演奏时任意借鉴或发挥。新奥尔良是所有音乐信仰的圣地耶路撒冷，正是在这里，工人号子与黑人灵歌交融，孕育出布鲁斯音乐，布鲁斯又在这里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正是在这里，“乐器”的含义被极大地丰富，一切可以用手敲、用嘴吹的物体都能成为乐手的宝贝。就连扫烟囱的工人和卖水果的商贩，都是哼着小曲在城市里穿梭。即使是美国流行音乐里最具活力、最经典的元素，都能与这座安逸、友善甚至慵懒的城市完美融合。一年四季、每时每刻，新奥尔良都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不过“肥美星期二”那一天的新奥尔良，有着比平日更加狂热的氛围。

在一年一度、气氛有些压抑的四旬斋之前，有这样一个节日，融合了这座城市全部的魅力，且耗资巨大，那就是“肥美星期二”狂欢节。它由一个异教徒的节日到被基督教所接纳，现在又变成一个商业化的狂欢节，夜总会、纪念品商店和旅馆都将其视作招揽顾客的良机。狂欢节最热闹的地方当属街头巷尾，同时参加狂欢节是完全免费的。在街上，写有“欢迎来到新月

城”“报名参加祖鲁国王列队表演”和“国王大游行在此出发”的标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长长的游行队伍占据整条街道，有身着节日服装、道具的表演者，也有参与游行的各类团体，还有负责演奏的乐队。整个场景就像《黑色俄耳甫斯》（*Black Orpheus*）和《逍遥骑士》（*Easy Rider*）两部电影的结合，墨菲斯托做舞台监督，罗马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做吧台服务员。他们唯一能找到的下榻之处，房间标价50美元。接下来，一行人准备出去逛逛热闹的道路。皮特单独行动，结果办了不少傻事。在波旁街上，皮特结识了一个有纽约口音的脱衣舞女郎，自称认识休·罗姆尼（*Hugh Romney*）。这女孩说想找点大麻抽，皮特说他知道个地方，或许能搞到一点，于是他就给女孩留了旅店房间的电话。不过据他回忆，当时并没有透露迪伦和其他同伴的身份。皮特回到房间时，大家都已入睡。然而在凌晨三点时，脱衣女郎给皮特打来了电话。皮特努力向同伴们做着解释，并承认自己的疏忽大意，但同伴们过分夸张的焦虑情绪让他手足无措。结果，皮特当晚被赶出了房门。第二天清晨，皮特睡眼惺忪地回到旅店，发现同伴们都已收拾齐整，准备体验狂欢节盛事。于是他们便一起出发，一边逛街，一边寻找那位自称认识休·罗姆尼的脱衣舞女郎。

依照传统，“肥美星期二”狂欢节是围绕着游行队伍展开的，每名参与者都会自带酒水。在狂欢节上，迪伦他们深刻体会到了新奥尔良严重的种族隔离倾向。他们四人挤进人群，选了一个视野好的角落。四人每人都带了一瓶酒，虽然尚值清晨时分，但他们都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这时，一个穿着演出服的黑人舞者从不远处走过来，手里高高举着一支火把，走到迪伦四人面前时，他突然停了下来。原来，他已经连续跳了两英里地的舞，现在又